

458964

1237
J917.12;1

列 宁

怎样组织竞赛?



人民出版社

成都工学院图书馆
基本馆藏

237
J917.12;1

1237
1917.12.1

458964

1237
1917.12.1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列 宁
怎样组织竞赛？

人 民 出 版 社

列 宁

怎样组织竞赛？

人民出版社出版 四川人民出版社重印

新华书店发行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0.5印张 7,000字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6月四川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1051 定价 0.04 元

怎样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和私人进取心，以及其他的丰功伟绩和美妙之处。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丰功伟绩的意义和不顾“人的天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相当**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就是空前残暴地压制**人民群众**即绝大多数居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竞争也就是排斥竞赛，而代之以金融上的欺诈、专横和对社会上层分子的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破天荒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挥自

己的才能。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钱袋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以下的步骤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使全体居民一律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专由国家经营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使群众有可能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的精神。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实行了真正的工人监督来管制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的活动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表现自己的才能，可以稍

微挺一挺腰板，可以扬眉吐气，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而且是利用一切最新的技术文化成果来工作的。

为自己的劳动取代强制的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走卒采用暴力手段。对于这一点，任何一个工人也不会有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因此他们已经锻炼出来了，他们知道要打破剥削者的反抗是需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决不会传染上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①和其他败类的感伤主义的幻想，这班老爷力竭声嘶地“高喊”反对资本家，对资本家“挥手指骂”、“严加痛斥”，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给资本家调换位子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象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① 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集团。这个集团联合了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分子以及半孟什维克派的单个知识分子。

《新生活报》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报纸，1917年4月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7月被克伦斯基政府封闭，同年9月起又以《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该报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年7月被封闭。——编者注

在全国广大的范围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围内），有计划有组织的为自己的劳动取代强制劳动的这种伟大更替，除了需要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以外，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组织上的**和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我们发号施令，我们要永远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钱袋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武器。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行动的。从**自私自利**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果戈里笔下的那类神父、录事和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所加到劳动者肩上的

那种伟大的、真正豪迈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安慰自己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教养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动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从事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是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鄙的、齜齜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管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有组织的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腐惯例、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卑鄙的自私自利观点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为掠夺而管理，怎样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

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和有识别人的本领、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迫于饥饿贫困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中间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打破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实行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的人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只想摆脱多余的沉重负担，只想从**资产阶级那里**捞到一点东西，——这是一种旧习惯，必须同这种习惯作斗争。这个斗争已经由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展开了。有一些新参加工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他们还是象从前那样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

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先进工人正在坚决反对这一种人。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思想的农民和劳动人民，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末，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的计算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觉自愿和诚诚恳恳地实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料、羊

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须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监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

对人民的这些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不能有任何宽恕。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决战，同骗子、懒汉、流氓决战。这些人，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子孙。在这种社会里，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里，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求荣、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进行欺骗也行；为了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摆脱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使自己和亲人吃饱肚子，聊以糊口，就是不择手段，不惜任何代价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种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则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动摇和怜悯的表现，都是对社会主

义的极大罪过。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即组织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接受**和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成绩方面实行**竞赛**，并在全国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教养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教养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喜欢事事都想插手但都半途而废，是“有教养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们天性恶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点，由于工人对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作没有实行充分的监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这些错误对于我国革命中的错误、缺点和失策，是起了不小的作用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缺少有教养的人、知识分子、专家的意见和指示是不行的。任何一个头脑多少清醒一点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决不能抱怨工农对他们不够重视，对他们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意见和指示是一回事，组织实际的计算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意见和指示，可是到了要实行这些意见和指示，要实际地监督怎样把言论变成行动时，他们就显得“笨手笨脚”、无能为力了，这种情况简直达到了可笑、荒谬和可耻的地步。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那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①这句话现在特别使人信服。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管制、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

^① 见马克思 1875 年 5 月 5 日给威·白拉克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 页）。——编者注

步，都胜过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①

必须组织工农出身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板公式和想由上面规定一个统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板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的统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它的统一。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主动性、灵活性、雄伟的毅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板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

①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编者注

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使一切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都不能逍遥自在，而是被关进监牢，或者罚以最繁重的强迫劳动；使一切违反社会主义规则 and 法律的富人都不能逃脱骗子的命运，公正地讲，骗子的命运也应该是富人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这就是必须**实际地**安排好的事情。要是我们取得了这些实际成就，我们的“公社”，我们的工农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应当因此而自豪（这里加上**尤其**二字，是因为知识分子太喜欢而且**过分**喜欢以自己的一般指示和决议而自豪）。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实行实际计算和监督的数千种方式和方法，应当由公社本身和城乡基层组织制定并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在方式方法方面的多样性，可以保证生气勃勃地、胜利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目标，即**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肃清骗子这种跳蚤和富人这种臭虫，等等。在一个地方捉十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印

厕所，有许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这同样也是流氓行为）去坐牢。在另一个地方叫他们去打扫厕所。在第三个地方，一当监禁期满就发给他们一张黄色卡片，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悔过以前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加以监视。在第四个地方，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在第五个地方，想出各种不同的办法来配合运用，例如，对于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可以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方式愈多愈好，共同的经验也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至于在哪一个公社，在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在哪一个工厂，在哪一个村子，**没有挨饿的人**，**没有失业的人**，**没有有钱的懒汉**，**没有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哪里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哪里为了给穷人修建新的好的住宅，把穷人安置到富人的房子里去住，正常地供给穷人每个小孩一瓶牛奶等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协作社和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才应当展开**竞赛**。正是在这种工作上，才应当把**有组织才能的人从实践中**选拔出来，让他们

参加全国范围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写于1917年12月25—28日
(1918年1月7—10日)

选自《列宁选集》第3卷
第392—401页